

她的一生，始於童年、幼年、少年、中年或老年，可以是一整個人生，亦可以是大半生，可以是半生，可以是一刻。

整個人生，可以白白地度過，直至終老，可以是一個機緣，發出不同光彩，或是轟轟烈烈，不枉此生。

她的一生

懸繫一生 浮浮生

從小她便是一個受歡迎的孩子，不是受歡迎，是受喜愛。皆因她的聲音甜美，平和，聽了叫人無比舒服，樣子姣好，常帶笑容。就是生氣時，聲音也不會高很多，面孔也不會猙獰。因此，任何人皆樂於與她親近，交談。

當然，父母樂於讓這樣一個孩子受教育，受高等教育，繼而在職場找到一份高職，扶搖直上。在眾多的追求者中，屬意一位身家豐厚，事業有成，俊俏出眾的爽男，共諧連理。

這該是她的一生，既精彩亦老套的一生，直至終老。

然後，無意間，她接觸了佛法，繼而皈依，受戒，追隨一位密宗上師，被要求百份百地聽從上師的教導，不可有疑惑，不可有疑問，只是遵從上師口諭，專心修行，從前行、五加行、灌頂等，按部就班去完成。雖然上師不常在，她卻一點也沒有躲懶，如期完成所有修法。

當然，工作辭掉了，家務敷衍塞責，一般應酬交往皆斷掉，身口意皆是佛法。她彷彿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，一是世俗的擾攘，紅塵世界，雖然後來完全擺脫了個人的親朋好友，但丈夫大家族應酬卻無日無之，使她生厭；二是純淨的佛境界，讓她躲進其中，樂而忘返。漸漸地，她群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法友，定期集合，互相學習，互相鼓勵，漸漸地，她當上領導人，指示修行方向，責備疏懶的法友；漸漸地，她瞧不起身旁的法友，認為他們出離心不夠，終日嚮往世務，決定要離棄他們。可是，上師在遠方批示，要她維持下去，別忘初心。她雖然心不甘，情不願，可是不吭一聲，默默地維持下去。對於上師，她是一百分服從，終日期待他能到來，或是雖在遠方，只要上師答允，她定不畏艱苦，馬上起行追隨，可是上師總是忙得不可開交，她不忍心為他添負累。

然後，在偶然的機緣下，她和丈夫分居了，不知是早佈下的計劃，還是因緣使然。最後，她在一個機會下，單獨移民到國外去，她重新生活，找工作，解決無數困難，探索不同的可行性。最後，生活轉趨安定，集結了另一班志同道合的法友，她再度與他們定期集合，互相學習，互相鼓勵，漸漸地，她當上領導人，指示修行方向，不時責備各位法友。遠方的上師，默默作出加持。經歷十年的祈請，上師終於答應蒞臨，作出加持與指導。

從此，她更積極投入法務，還不時遠赴他國，幫忙上師弘法。這次回來，她竟向丈夫提出離婚要求。

「你會出家去嗎？」丈夫緊張地注視她的反應，不斷思索問。

「大概不會吧！」良久，她從深思中，猶疑作答。